

此情可昭天地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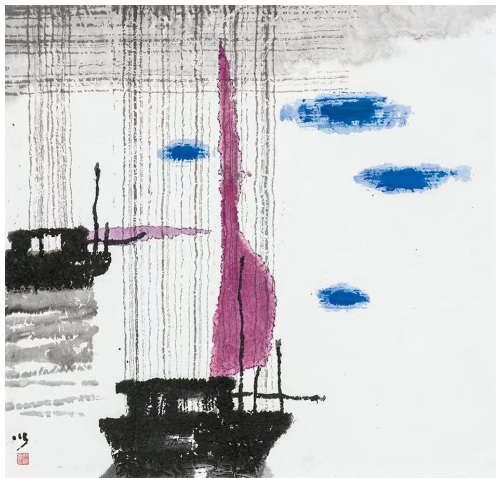
赵丽宏

史书《左传》中片言只字的简短记载,映入一位潜心读史的诗人眼中,如电光闪耀,如古莲吐芽,衍生出一个文学的奇迹。我非常幸运,有机会最先见识这个文学奇迹,并有机会把它推荐给广大读者朋友。最近,收到伊人新创作的长篇叙事诗《望台遗梦》,这是一部篇幅长达近五千行的诗作,写的是一个发生在两千七百年前春秋时期的爱情故事。徐徐展读这诗的长卷,犹如时光逆转,进入东周,但迎面而来的却不是古旧而隔膜的气息,而是勃勃生机,浓浓真情,是恍如发生在昨日的人间挚爱。一个堂堂国君和一个出身并不高贵的女子,一见倾心,割臂血誓,真情不移,相爱终生。他们从自由恋爱到冕而亲迎,冲破了在当时几乎是难以逾越的羁绊和障碍,他们历经风雨坎坷,执子之手,不离不弃。这是浊世间难得的清流,是黑夜里的星光,是绽开在曲折历史长河里的爱情之花,是生长在苍莽天地间的人性之树。读这部长篇

叙事诗,让我惊叹,也让我感动。

鲁庄公姬同和淑女孟任的情爱故事,在《左传》中只有寥寥二十八字记载:“初,公筑台,临党氏,见孟任,从之。闕。而以夫人言,许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

就是这二十八字,让读《左传》的伊人兄心生震撼。这样的故事,在整个春秋时代,仅此一例。这深藏在史书中的人物和典故,决不会那么简单,那应该是轰轰烈烈的爱情,是生死相依的结合,是人间的传奇。就是这瞬间的震撼,成为一部近五千行长诗的初萌和起源。伊人兄曾花数年时间,研读《左传》《春秋》《诗经》等典籍,沉浸在那个只是在文字中留下吉光片羽的遥远时代,做了近三万字札记。他深入历史,访问即将在他要讲述的故事中牵涉的人物,寻觅他的诗中可能出现的细节、情景和意境,又从史书中脱身,以严谨的构思,丰富的想象,真挚的情感,精美的语言,最后写成这部洋洋洒洒的长



帆

齐铁偕 诗书画

红帆切开绸缎般的夕照,整条河流在站立行走。倒影里的桅杆突然拉长,碰落了无数熟透的云朵。

诗。把伊人的这部长诗称之为一个文学奇迹,并不为过。这是一个现代诗人从历史的深海中发现珍宝,并以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演绎历史,让几乎被弥天的岁月风沙湮没的人物和故事在诗中复活。

这部长诗,我是一口气读完的,不仅因为故事引人入胜,更因为诗中那些鲜活的人物,他们一个一个从文字中出人意表地登场,把人间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演绎得栩栩如生。长诗塑造了众多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物。尤其是几个性格不同的女性。女主人公盼儿(孟任),是这部长诗中堪称“殊于众女”的人物。史书中对孟任没有具体记载,长诗中完成对这位女主角的塑造,并不是简单的概念,也不是逻辑的推断,而是合情合理的大胆想象。姬同为何对盼儿一见倾心,而

且随岁月流逝爱意日增?那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原因,长诗为读者作了令人信服的解答。女主人公美好的品性:率真、聪慧、善良、仁厚、善解人意,才情过人,当然,还有她的天生丽质,所有这一切,在诗中都通过合理的情节和细腻的文字得到表现,让人读来信服。这样的人物,立体可感,绝非概念的产物。诗中的其他几个女性,盼儿的小姑任性、盼儿的女伴成凤、盼儿的女儿倩儿、玉儿,姬同的母亲桓公夫人、姬同奉母命纳娶的齐国公主(哀姜),诗中这些女性人物,一人一面,没有雷同之处。长诗中男性人物也是丰富多姿,男主人公姬同,是贵族国君,也是宅心仁厚的良善之人,他真诚稳重,重情重义,信守承诺,不惧“违礼”,自始至终保持了对爱侣的庄重承诺。长诗中很多男性人物,也让人留下深刻印象,如精通音律而睿智温厚的“大舅”,姬同的非凡小弟季友,迥然而异的齐襄公与齐桓公,布衣谋士曹刿和御车勇士县贲父,以及引起鲁国祸乱的奸邪之徒庆父与叔牙,终被灭口的杀手力士彭生和邓牟等等。如此众多人物在长卷中相继登场,或驰骋风云,或喜悲歌吟,或煽惑作乱……于是也就呈现出了一种“史诗”式的样貌。诗里的人物尽管生活在两千多年前,但读这部长诗时,感觉他们离我们不远,他们的喜怒哀乐,都是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的。这些人物的言行举止和不同的命运,自然有

多年前,我和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朱乃长教授一度过从甚密。朱先生是夏济安先生的学生,译作颇丰,主要有《大地英豪》(又译为《飘》),《小说面面观》等,均为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有一天,我在他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中国香港出版的夏济安先生翻译的中英对照本《美国名家散文选读》,便向朱先生询问能否在内地出版的相关事宜。朱先生很高兴,认为如要出版,最好是能得到夏志清先生的同意。因他们兄弟二人感情深厚,夏济安先生又过世多年,有夏志清先生的支持和首肯,无疑可以一锤定音。

朱先生鼓励我直接写信给夏志清先生,见我担心是否能收到回音,朱先生说,“以我对他们兄弟关系的了解,回信的可能性超过八成。”他这么一说,我就信心满满地按他给我的地址给夏志清先生写了封信,信中说明了我对夏济安先生这本译著在中国内地出版的意愿,并请他首肯且协助相关事宜。

两个月后,我果然收到了夏志清先生的来信。在信的开头,他热情地向我问好,并接着说:

“很高兴收到你的信,马上给你一封信。

先兄所译《名家散文选读》共两册,你看到的是第一卷,另有第二卷(目录附上),皆由香港出版。其实先兄原编选的那册叫《美国散文选》,1958年香港初版。后来1972年香港又出版了中英对照本两册,先兄早已去世,也未经我同意。中国内地出版社有意重印中英对照本,讲理我应该特别高兴,近年,翻译特

别受到重视,差不多每家都有翻译系,系里的教授们把审阅译作当为主要工作,中英对照的读本,尤其惹人注意。故香港三联出版的那本《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其中就有一文批评到先兄所译霍桑《古屋杂忆》之首段。该文作者金隄是我的朋友,也是先兄

当年北大的同事,我认为没有评错。当年先兄在大学教书,收入不多,凭译书增加收入,当然不可能字字推敲。他中文都是一等,少的就是时间。《散文选》所译皆十八、十九世纪大家,文句特别长,真要完全忠实地译出,是很花时间的。假如出版社真有意为先兄出书,我倒建议出他的原版《美国散文选》,此书众口交誉,更受人注意,此书我只剩一册,要想保留。假如出版社坚持要出《名家散文选读》中英对照本,最好请朱乃长教授把所有译文细心校阅一遍,如发现有错误,不妨加以改正。乃长兄是先兄的得意门生。如有很多改动,则新版上可列朱兄之名,并请他写序。我近日患眼疾,写字非常费力,有时一日仅能写百余字,深为憾事,不表。”

夏志清先生在信的末尾,特别附上了《选读》第2卷目录,落款时间地点为1999年2月20日纽约。信中提到,夏志清先生患眼疾,有时一日才写百余字。这封上千字的书信,想必花费了他十多天的时间,而笔迹相当刚劲有力,挥洒自如。后来夏济安先生的这本译著出版,这封夏志清先生的来信则安了个标题《关于夏济安译著的通信》作为代序。而我一直保存着信的原件,此信于我弥足珍贵。

一寸金 松阴溪畔犹闻桂次清真韵

松 庐

飞阁临流,一带青罗绕山郭。望野汀芦动,轻翻水面,远峰雾隐,低垂云脚。暮雨随人作。偏又见、桂花湿落。秋将晚、风物萧疏,为引天香下青廓。

一叶虚舟,长浮天地,移影就烟泊。惯眼前迁转,匆匆节序,客中犹记,迢迢前约。短棹何须系,都不管、是非险薄。客闲坐、白石滩头,只共鸥鹭乐。

秋天的美好

王丽萍

1999年,我全家来到上海之后,上海视协的老前辈、导演张戈老师请我们到他位于莘庄的家小聚。他耐心地告诉我,先从徐家汇坐地铁到莘庄站,然后我来接你们。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到上海不久,身边真没几个朋友。所以当张老师邀请我们去他家的时候,可以想象我们有多高兴了。当我们从莘庄地铁站出来,看见风度翩翩的张老师站在小车边等着我们,张老师个子很高,腰板笔挺,笑容浅浅,却目光炯炯。他站在那里等我们的样子令我久久不忘,我的喉咙还有点酸涩的感觉。我们初到上海,非常孤独,而茫茫人海,有这样一位老师帮助、鼓励,像春风一样抚慰心灵。

那些美好的日子,我们在张老师的家,吃到了上海最好吃的小菜,他的夫人余老师做得一手好菜,而且速度很快,好像一转身变魔法一样就会变出菜来,而你根本不知道这些菜之前在哪儿。这很奇妙,也感觉这是美好的厨艺,有魔术师的气质。张老师说起了他导演的电视剧《济公》,如数家珍:“那是全国第一次把济公这样的题材拍成电视,这是需要创新的。当时我们创作时就有一种接近一周。张戈老师认真的班子,找到合适的演员,完全可以拍出一部好作品。”知道吗?当年所有的制作费仅两万元!演《济公》的游本昌老师片酬为500元!张老师又说起了他导演的电视剧《上海的早晨》,他告诉我,主创们去上海国棉一厂纺织车间体验生活了接近一周。张戈老师认真的样子特别可爱,他说体验生活是必需的,不然没办法创作。深夜我们搭晚班地铁回租的公寓,地铁里没什么人,车厢发出咣当咣当的声响,这本是夜色里

最深的寂寞的叩击,却因有了这样的良师益友而变得分外动人。今年10月的一天,我们来到了张老师的家里。余老师这次做鱼、虾,还煲了汤。也是很奇迹的,感觉她在厨房里转悠着,一会儿就端出了清清爽爽的菜上桌,令人忍不住小声地叫出声来……外面有淡淡的月光,屋里静静的,说话的声音徐徐铺开,跳出到了是剧里的人物与情节,仿佛是流逝岁月里的大树,长出浓郁且昂扬的枝干。

在今年上海视协成立40周年座谈会上,我也回忆了这份感动。从20世纪90年代做编剧至今,我在上海创作和工作,写的作品也幸运地在荧屏上展现。我很感恩遇上好的时代,特别是上海市文联、上海视协的鼓励与帮助。如今荧屏模式虽变,但记录时代、反映上海变迁、讲老百姓故事,始终是我的责任与功课。许多年来,上海的电视艺术工作者们以一部部精品佳作展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丰富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身为电视人,我为此自豪,颇感幸运,并且深深感恩。

作为上海市文联、上海视协大家庭的一分子,作为一名编剧,我会继续扎根人民,以敬畏之心、真实之态,不懈努力打磨作品——创作者终究要靠作品说话。我们要通过作品传递正能量,激发观众对真善美的追求。电视艺术是关于热爱、激情与美好的事业。我始终相信,长途跋涉的坚持可以走出广阔大道。祝愿上海市文联75生日快乐,未来更精彩。

白玉兰”奖的评选工作对于发现、发掘、促进戏剧表演人才的成长、提升,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

责编:刘芳

力地推进着长诗的叙事节奏和故事进程。

在长诗中,古老的《诗经》不只是庙堂的颂祝,更有民间的风歌。长诗中出現很多和《诗经》相关的情景和意境,生动展示了《诗经》在民间酝酿、创造、流传,以及被“轩车使者”(采诗官)采集记录的过程。这些和《诗经》有关的歌吟和场景,是“诗中之诗”,是长诗中非常迷人的章节,它们皆非游离于故事,而是如水乳交融般自然穿插荡漾其间,是天地间的心灵之声。

伊人说,这部长诗,也是他向《诗经》致敬的。他的深深敬意,我感受到了。

这部长诗还有一个鲜明特点:虽是写古代人生活,却毫无生僻枯涩之气,给读者的感觉是满纸鲜活。长诗讲述的故事铺陈在两千多年前的辽阔大地上,展现在春秋时代的“人世间”。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古代的江河山川,漫步两千多年前街巷集市,走进风格不同的屋舍堂馆,也可听到沙场的金戈撞击

桂枝香·米兰花

如珠玉粒,好一派新妆,玲珑星集。欲问秋光几许?正枝头滴。清商漫起斜阳里,暗生香、精魂谁惜?碧天如水,月明云淡,露凝心迹。

念过往、怕神动魄。见窗外霜寒,元气长溢。总是闲情淑态,笑对朝夕。眉间荣辱随风去,任韶华流到春寂。一身黄蕊,朝开晚放,碧园芳席。

小重山·木芙蓉花

牵出秋光满树花。南山风暖后,散清嘉。芳馨袅袅走龙蛇。斜阳里,独步竞豪奢。

仙子落谁家?林林香色意,挽天霞。扬清寒露净尘沙。凝望久,丽质自当嗟。

十一月花语

徐子芳

战马嘶吼……那时的人穿什么,吃什么,忙什么,玩什么,不同阶层人与人的交往礼节和日常生活,我们都能感觉到;其中既有官廷的穷奢极侈,也有民间的朴实无华。长诗的叙述中,不时会跳出历史,以现代人的口吻调侃议论,那种幽默和机智,让人莞尔,也令人沉思。伊人兄虽没有穿越时空的本事,却能把两千多年前生活情状写得如此细腻逼真,得益于他的深厚学养和对历史的深入研究。他多年潜

心于历史,在各种史书中寻觅、探究,然后作文学的还原和想象,把古代人的生活,演绎再现于现代的诗歌中。

“沧海遗珠万年泪,此情可昭天地长”,相信每一位和这部长诗有缘的读者,一旦展开扉页,便会沉浸于其中,被这漫漫两千年前的传奇情爱故事深深感动。



神奇的《十二把椅子》

何亮亮

神父。之后神父和一个江湖骗子各怀鬼胎,各自开始了遍布整个苏联的寻宝之旅,引发了一系列让人哭笑不得的荒唐事件。小说对当时社会上的各色人等有生动的描绘,甚至还能通过蛛丝马迹找到当时社会名流和重要事件的影子,然而让这本书成为不朽杰作的是作者在描述这个故事故时所使用的平视视角。作品中没有说教和指责,而是真实地反映了当年的社会百态。小说通过作者对拜金主义的鞭笞,让人在笑声中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本书的两位作者伊利亚·伊里夫和叶甫盖尼·彼得罗夫,均是来自乌克兰著名港口城市敖德萨的记者

和作家。彼得罗夫还曾在敖德萨的刑事侦查局工作。1926年,两人在《汽笛》报担任记者,1928年合作创作了《十二把椅子》,两人当时都只有31岁和25岁,后来他们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共同署名。遗憾的是,两位作家都英年早逝,《十二把椅子》是他们的代表作。

《十二把椅子》问世5年后,波兰电影人就首次将其拍成电影,故事地点变成波兰。此后被多次拍成影视作品,从美国好莱坞到巴西。到了21世纪后,还有伊朗和意大利的电影人将其拍成电影,故事地点就分别改成了伊朗和意大利。据不完全统计,《十二把椅子》的影视版有20种之多。本书最早的中译本是上海的泥土社1954年出版的,后来有几种新的译本。